

警方執法專業有效 違法行動難以得逞

黃英豪博士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黃英豪

警方為確保社會治安和公眾秩序，應對這次遊行前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演練。整個清場行動時間雖延續了多個小時，但總體上看，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得到了香港社會普遍的支持和讚許，許多人士稱譽香港警察不愧為世界一流的警隊，是專業、高效、文明的執法者，更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良好社會秩序的守護者。香港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希望香港出現社會動亂，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違法「佔中」行為，呼籲所有的意見表達，都要在法制的軌道上進行。

近日與一些台灣朋友聊天，談到香港「七一遊行」之後的警方清場行動，台灣朋友說：香港警方對於違法佔道的示威者，採取周密部署，分批用人手抬走的方法，真是非常專業、文明，而且很有效果。

警方清場行動專業文明

對比之下，台灣警方早前對衝入「行政院」示威者的清場行動，則使用水炮噴射、警棍毆打等手段，造成了警民對抗嚴重並有多人受傷，雖然最後都達成目標，但兩者對比，高下立見。台灣朋友感嘆說，台灣看來是要好好借鑒香港警察的專業做法。

我聽了很有同感，在電視上看到，香港警方面對數以百計躺在馬路上，堵塞交通，擾亂社會和公共秩序的違法示威者，採取的清場行動可以說是以最恰當的手法和最低的武力，達到了制止違法行為，恢復正常秩序的目的。

據傳媒報道，警方為確保社會治安和公眾秩序，應對這次遊行前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演練。早在七一前夕，警方就全面動員，制定了多種應對方案，在港島區內黃竹坑警察學校設立了違法者臨時拘留中心，還事先租用了足夠的巴士，運載清場時被捕的違法人士。

在清場前，警方多次高舉警告牌，指出示威者行為屬於違法，如果不停止，警方將採取武力予以清場。這就是按照嚴格的執法程序，先禮而後兵。在清場過程中，警方採取了嚴密的部署，劃定區域，鎖定目標，從外到裡，逐一清理。所有參與的警員看來都是受過嚴格訓練，抬人動作乾脆利落，招招到位。遇有極少數不合作的違法者，警員則用最低武力予以制服，令其不得不就範。整個清場行動時間雖延續了多個小時，但總體上看，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

尤為難得的是，整個過程都開放給傳媒採訪，公開透明，接受社會的監察。因此，警方的行動，得到了香港社會普遍的支持和讚許，許多人士稱譽香港警察不愧為世界一流的警隊，是專業、高效、文明的執法者，更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良好社會秩序的守護者。

堅決反對違法「佔中」

有鼓吹違法「佔中」的人士稱，對付區區數百示威者，香港警方是有辦法，但如果有一萬人以上參與，警方總共才不到四萬人，恐怕不會這麼容易了！這種

說法表面上很有道理，但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已。首先，以香港這個崇尚法治的社會，是否會有這麼多人不惜留下案底，影響正常工作及前程而參與違法行動，就很值得懷疑。其次，即使有上萬人參與，預料警方也可以採取分區清理、各個擊破等策略，逐步恢復社會秩序。如果萬一清場過程之中發生暴動行為，相信特區政府也會有最後的手段來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保障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不過，香港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希望香港出現那樣的社會動亂，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違法「佔中」行為，呼籲所有的意見表達，都要在法制的軌道上進行。同時，我們也全力支持警方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執法行動，相信有這樣一支優良的警隊，任何違法行為都難以得逞。

解惑篇

立法會亂象已極。今年5月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因「長毛」被逐而不離場，導致會議腰斬。7月4日，23位反對派議員又趁立法會答問大會之際，高舉「真普選，無篩選」的標語，並拉隊離場，向政府「宣戰」，黃毓民又趁混亂向梁振英投擲玻璃杯，碎片滿地，特首辦報警，會議一度暫停。

議員豁免不包括刑事犯罪

但與上回不同的是，這次會議沒有腰斬。23名抗議離場的反對派議員，還與激進議員黃毓民、陳偉業、陳志全劃清界線，譴責暴力。黃毓民的行為已經觸犯刑律，議員不能因為違法而免責，黃毓民知道警方找他，也已自動投案。但他似乎不清楚議員的豁免，僅限於議會內的發言，不包括刑事犯罪，被記者追問時，還振振有辭，看來警方要對他進行「公民」教育。

近幾年來，香港的反對派議員越來越不講道理。就選舉結果而言，與埃及、泰國的反對派並無二致。梁振英經選舉產生、由中央任命，在1,200名選舉委員會中，獲得689張票，佔57.4%，並不算少，卻無端被質疑。美國選舉人團選舉總統，在538選舉人票中，得到270張（不到50.2%）就合法當選，不會有人說閒話。2000年的共和黨小布什、民主黨的戈爾競選，戈爾的普選票比小布什多了50萬張，但小布什得到271張選舉人票，戈爾得266張選舉人票，只少了5張，小布什卻當選美國總統。美國選民接受投票結果，不再質疑，為何香港的反對派議員不接受。這說明香港的反對派議員枉為議員，還不如美國普通選民的覺悟和見識。

出席會議是議員應當履行的職責，議員「有料」，大可通過發言提出批評。集體離場抗議，說明「無料」。香港基本法第79條第(2)項就明確議員無故3個月不出席會議，就要喪失資格，如

果他們集體離場3個月，就統統喪失資格。少了借故吵鬧的反對派議員，效率可能更高。

基本法可限制搞事議員

有人擔心，立法會得不到反對派議員的支持，就難以運作，這未免杞人憂天。筆者並不擔憂，理由有二：一是反對派議員捨不得議席，議席對他們「搞搞震」有重要作用，他們的名字前還冠以「尊敬的」稱號，還有豐厚的議員收入，他們捨不得被開除資格。被開除了，他們就沒有機會表演了，餓着肚皮，表演起來未免乏力。二是香港基本法的设计就考慮了反對派議員不合作的情形，只要建制派議員過半，議會可以照常運作。在全體議席為70席的情況下，只要建制派議員不少於35席，就不必擔心立法會停擺。

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的，香港基本法第48條第(4)項規定，行政長官決定政府政策和發佈行政命令。這是行政長官最重要的一項行政管理權，是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區政府和負責執行基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基本行政行為和重要途徑。

2014年「七一遊行」後，立法會的反對派議員要求行政長官回應所謂電子「公投」的所謂「公民提名」訴求，否則不但要採取「拉布」的手段，而且要採用全體缺席的方法，拒絕與政府合作。天要下雨，反對派議員要離場，實在無奈，難道地球就不再轉了？在這種情況下，行政長官通過行政命令來執行香港基本法和有關法律、維持行政管理權，尤有必要。

當然，對於需要立法會合作的事項，對於刑事法律和限制人權的法律，行政長官不宜只靠行政命令進行管治。筆者也不提倡甩開立法會來維持管治，有建制派議員的支持，加上行政長官還可以發佈行政命令實施政府政策，維持有效管治，反對派議員萬萬不要高估了自己，低估了香港基本法。

空網絡服務所有市民及旅客為目標，從來不認為航空交通服務應向少數能夠負擔「精品」的人士傾斜，所以對這種說法不敢苟同。

自香港國際機場以雙跑道運作以來，航空交通量屢創新高，令香港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樞紐之一，而以每架飛機的平均載客、貨量計，更是全球效率最高的機場。能夠有此成就，有賴政府當年果斷決定興建赤鱗角新機場。國際航空交通專家IATA Consulting的最新研究預計，到2030年，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量將達一億人次，貨運量近九百萬公噸，飛機起降量達607,000架次。

試想想，如果香港仍停留在啟德單跑道年代，香港市民今天可否從100多家航空公司提供的180多個航點，方便地前往世界各地旅遊？公幹人士又可否從頻密的航班班次，選擇最切合其需要的飛行時間呢？

機場容量的瓶頸是跑道升降容量，而非地面設施如客運大樓。現時機場每日平均處理超過1,050班航班起降，十分接近雙跑道系統的每日最高跑道處理容量1,200架次。若機場不擴建成為三跑道系統，便不能提升每日航班起降架次，以應付空運服務需求，空網絡會因而萎縮，可選擇的直飛航點及航班密度減少，亦不能容納新的航空公司（如低成本航空公司），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機票價格會上升，服務水平難免下降，香港市民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旅都會受損，長遠會削弱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優勢，打擊本港整體經濟及就業市場。不但航空業、旅遊業，以至金融、貿易、物流業的競爭力，都無可避免地落後於鄰近國家及城市。

香港國際機場的成功是香港人歷年艱苦經營的寶貴資產，我們理應珍而重之，為香港的持續發展，作出明智的決定。

「佔中」新動向：化整為零多路搞事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隨著「佔中公投」、「七一遊行」過去，「佔中」行動踏入7月份亦呈現出新的動向，就是逐漸有化整為零以及多路出擊的態勢。「佔中」可能不再是在某一個時間，某一個地點，由某班人引爆發動，而變成了不同的反對派政黨團體都可以舉着「佔中」之名，發動各種不同模式的所謂「公民抗命」行動；而針對的目標也不再局限於中環交通要道，而是包括不同的政府機構甚至地標建築。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各種什麼「提前佔中」、「預演佔中」將會此起彼伏，不斷試探當局的底線，不斷將行動升級，直至最後全面「佔中」。出現這種情況，既是由於化整為零可以更為靈活，不怕一擊之後就無以為繼，更重要的原因是「佔中三子」以及溫和反對派面對激進反對派的施壓，已經亂了陣腳，於是唯有提早進行各式各樣的「佔中」，以「滿足」激進派的要求，但結果也不過是割肉餵虎，逃不過被激進派吃掉的命運。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日前在《城市論壇》上透露了兩個訊息：一是民主黨終於抵受不住壓力，在外有激進派步步進逼，內有少壯派不斷「逼宮」之下，可能會在7、8月份發動「佔中」。二是她表示，「『佔領中環』應一波接一波地抗爭，現時未進入第四波，都已經有第三波。」對於她所謂「佔中」將出現一波接一波的抗爭，正反映了「佔中」的新趨勢，就是不再固定於一個模式，也不再固定於一個時間。

「佔中」已經發生

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說，「佔中」早已發生了，就是在「七一遊行」之後「學聯」發動的佔領遮打道以及「學民思潮」通宵包圍特首辦的行動，尤其是前者已是一次名副其實的「佔中」。幾百人在沒

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之下，公然癱瘓中環要道，並且不聽警方勸導離開，最終導致警方的大規模清場及拘捕行動，500多人被捕，多人事後被檢控。這樣的一個行動，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是一次「佔中」，然則是否「佔中」已經悄悄結束？當然不是。這不過反映各路激進政黨團體，都不再拘泥於所謂「正版佔中」，任何人都可以自行高舉「佔中」旗幟，自稱「佔中」行動，而「佔中三子」不但會樂觀其成，更會予以背書，就如對待「學聯」以及「學民思潮」的行動一樣。即是說將來的「佔中」行動可能會不斷出現，正如劉慧卿所說的一波接一波發生。

另一方面，之後出現的各種「佔中」行動，也不會只是單指中環，而是會對準所有政府機構和地標性建築物發難，就如早前東北撥款時意圖發動的佔領立法會行動；又如「學民思潮」的所謂包圍特首辦；甚至一些私人企業的總部都可能成為激進人士的目標，總之整個中環什麼地方都有可能面臨被佔領的風險。「佔中」化整為零以及多路出擊的趨勢將為警方部署帶來困難，將來「佔中」可能會頻繁出現，任何一個議題都有可能引發「佔中」，對於警方執法肯定帶來挑戰，也會嚴重威脅社會的利益，對港人來說肯定不是一個值得欣喜的趨勢。

激進派已騎劫行動

何以「佔中」近期出現了這些變化？當中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按原來「佔中」搞手構思，要在中環發動一次萬人癱瘓，是一個龐大的行動工程，不容易操控，也涉及大量的問題，現在看來「佔中」搞手在策劃過程中面對了不少困難。將行動化整為零可以更為靈活，不怕一擊之後就無以為繼，就算失敗了也不怕令整個行動煙消雲散，還有「東山再起」的本錢，等於在賭枱上分注落盤，不怕一鋪輪個清光。更重要的原因，是「佔中三子」以及溫和派面對激進派的施壓，已經亂了陣腳，「三子」更失去了主控全局號令天下的能力。為了保住名義上的「共主」之位，唯有提早進行各式各樣的「佔中」，以「滿足」激進派的要求。然而，「佔中」得不到民意支持，不論規模大小、次數多少，發動一次便失分一次，溫和派以為參與其中可以討好激進派，結果也不過是割肉餵虎，逃不過被激進派吃掉的命運。

立法會亂象無礙行政主導

宋小莊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資深評論員

雙跑道飽和 建三跑道迫在眉睫

閻宇明 香港機場管理局策略規劃及發展總經理

為應付未來航空交通量增長，香港機場管理局建議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相關計劃的法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目前正公開讓公眾查閱。

日前有意見質疑香港是否需要三跑道系統。但歷史可以證明，航空交通的增長向來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的自由經濟體，航空交通量的增長與本地生產總值的關係直接而密切。若機場不發展成為三跑道系統，香港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以至整體競爭力，都會大大削弱。

認為香港只需要兩條跑道的人士說，倫敦希斯路機場以雙跑道運作更見矜貴，也無損其競爭力。事實上，由於倫敦希斯路機場已達容量上限，航點在十年間減少了12%，同期，歐洲主要樞紐如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及法國戴高樂機場所服務的航點，則分別增加了15%及8%。此消彼長，希斯路機場作為歐洲及國際航空樞紐的重要性被蠶食，估計令英國貿易一年損失約達140億英鎊，正正反映機場容量對當地經濟及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難道香港希望步倫敦的後塵，白白失去得來不易的航空樞紐地位嗎？

此外，亦有說法指香港國際機場目前的兩條跑道，應可應付1992年《新機場總綱計劃》中預計的每年8,700萬旅客人次。有關說法完全無視發展規劃必須配合市場變化的基本常識。須知航空業是一個全球化的行業，20多年來不論是飛機科技、機種、各地航空交通網絡，以至旅客的外遊、公幹習慣，都經歷市場巨輪的洗禮，如把20多年前制定的計劃視為一本「通書」，這無疑是故步自封。

也有說只要把機場定位為精品機場，則香港在往後幾十年都不需要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是香港人的機場，以廣闊的航

Facebook 淪為西方政治工具

何豪智

現時，說到熱門的社交網站，莫過於Facebook、Twitter及微博。各家網站進行分析時都有應用「大數據」(Big Data)，Facebook亦透過網民讀者的信息內容、關注專頁的類別等，記錄每一個用戶的使用習慣、興趣、個人取向等私隱，在商業宣傳上，加以利用。除了商業行為以外，Facebook還會運用所收集的資料分析個人價值觀、政治取態，影響本港政治生態。

發放政治動員訊息

最近，Facebook被踢爆在沒有通知用戶下，擅自利用網民的資料進行心理實驗，更改他們的動態消息內容，測試其情緒反應，並發現用戶在動態消息上看到較悲觀的內容，他們便會發表較悲觀的內容，反之亦然。這類實驗已進行數百次，其中一次於2010年美國中期選舉前，向6100萬名用家發放政治動員訊息，測試這類訊息會如何影響投票取態，政治用途明顯。

儘管Facebook營運總監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公開回應，承諾他們不會嘗試控制用戶情緒，但《華爾街日報》報道，原來Facebook自2007年起一直有小組專做這類實驗，直至近期可以毫無限制地任意使用全球13億

用戶的資料。當大家每天在Facebook發佈個人信息、與朋友一起「打卡」、發佈相片時，你們又有沒有想過正在被人監視？有沒有想過正在被人控制你的思想？事實就擺在眼前，筆者並非危言聳聽。

Facebook是美國的公司，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有權以國家安全等種種理由要求Facebook配合，甚至直接操控用戶所接收資訊的範圍。Google、Amazon等世界級美國大企業也曾被揭發類似的事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翻查諾斯登所公開的資料及歐盟的相關法院案例。Facebook的心理實驗，在現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對大家有甚麼警惕？會否影響網民的價值觀？

筆者認為Facebook的心理實驗對社會的警惕是：用戶在建立社會時事觀點時，應有批判性思考，多看不同的資訊來源，分析背後的利與弊，建立良好的價值觀。舉個例子，反對派在Facebook常宣揚「寧願原地踏步，都不願行差踏錯」的價值觀。試想想，如果社會真的選擇沿用現時以選舉委員會選出行政長官，而放棄民主成分有所提高的一人一票普選制度，豈不才是真正的「行差踏錯」嗎？這對香港民主發展並無任何好處。所以，網上社交平台所灌輸的價值觀，大家應深思熟慮，才選擇相信與否。

煽動網民反政府

每一個人的價值觀形成受着不同因素所影響，包括家庭、社會、個人地位、報刊、電視、老師、朋友和公眾人物等等。越經常接觸的因素，就越能影響個人價值觀。每天年輕人都會習慣瀏覽Facebook超過一次，在Facebook所接收的資訊，就會對他們潛移默化地建立或改變個人價值觀。當Facebook變成美國政治工具時，